

梁武帝改“磨”作“魔”之說考辨*

顧滿林

內容提要 “魔”是梵文 *Māra* 的音譯，一般認為該字是南朝梁武時期改“磨”的形符“石”為“鬼”而成。但是，相關文獻的各類材料表明，最初的漢譯佛典產生之時即造出“魔”字。另外，認為梵文 *Māra* 在漢譯佛典中“原作魔羅”、“初譯磨羅”的流行觀點也與文獻實例相違。

關鍵詞 魔 音譯詞 漢文佛典 梁武帝

一 關於“魔”音譯形式由來的流行說法

“魔”是漢文佛典中一個常用的音譯詞，與梵文 *Māra* 相對應。關於“魔”的來歷，最通行的說法是：(1)字形方面，一般認為它原本作“磨”，是南朝梁武帝時將其形符“石”改為“鬼”而成，此為“改字說”；(2)音節數方面，一般認為它原為雙音節的“磨羅”、“摩羅”或“魔羅”，後簡略成單音節的“魔”，此為“節略說”。

傳統字書，如《正字通·鬼部》云：“魔，譯經論曰：魔古从石作磨，礪省也，梁武帝改从鬼。”《康熙字典》及臺灣《中文大辭典》均引此說。或受字書影響，《辭海》也說：“漢譯佛經舊譯‘磨’，梁武帝改為‘魔’。”

佛學辭典，如《佛學大辭典》與《實用佛學辭典》同謂：“舊譯之經論，作磨，梁武改為魔字。”《佛光大辭典》和《中華佛教百科全書》均持此說。

研究漢文佛典語言和漢語外來詞的專著也往往採納上述說法，如梁曉虹(1994:21)：“魔，梵文‘魔羅’(Māra)之節譯。初譯經時，曾使用‘磨’字，南朝梁武帝改‘石’从‘鬼’而成‘魔’。《翻譯名義集》卷二《四魔篇》引《攝輔行》云：‘古譯經論魔字从石，自梁武來謂魔能惱人，字宜从鬼。’”又如史有為(2004:185)：“魔，原作魔羅，又作末羅、魔羅耶，佛教中指鬼。梵語原詞 *Māra*，義為擾亂、破壞、障礙，因而用以稱惡鬼。初時作‘磨’，梁武帝時才創‘魔’字。”

有關漢譯佛典外來詞的單篇論文，如馮天瑜(2003:84)稱：“‘魔’字為梵語 *Māra* 音譯‘磨羅’的節文，南朝梁武帝改‘磨’為‘魔’。”另如李緒洙(1995:16)、郝恩美(1997:63)、顏洽茂(2002:79)等採取相同說法，茲不具引。

日本學者松本文三郎(1984:240)認為：“‘魔’這個字……原來寫成磨，但這個字意義不明。因此梁武帝將磨字下的石，以鬼代替，鬼可表現惡魔的性質。”

* 本文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(項目編號 08CYY020)、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“十一五”規劃項目(編號 SC08C01)、四川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研究專項(哲學社會科學)項目(編號 SKJ201001)及四川大學青年學術人才基金資助，匿名審稿專家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，謹致謝忱。

《日本國語大辭典》第 18 卷也認為“魔”是“梵語 Māra 的音譯‘魔羅’之節略”。

筆者見聞所及，只有日本學者中村元《佛教語大辭典》指出“魔”字為“梁武帝以前所造”，因辭典體例所限，沒有引文獻作論證；不過，該書同樣認為它是“‘摩羅’之略”且“古時曾寫作‘摩’”。^①

由上引幾段文字可知，談到“魔”字的來歷時，基本上是衆口一詞。論字形，則必言梁武帝改“磨”作“魔”，這一“歷史事件”完全被當作常識，並已深入人心；儘管中村元指出“魔”造於梁武以前，但他主張先寫作“摩”再改為“魔”，事實上同為“改字說”。論音節數，則必言“魔”是雙音詞節略而成，上引諸文有的明確主張“魔”曾經“初譯磨羅”或“原作魔羅”，有的雖沒有明確指出單音形式與雙音形式在產生時間上孰先孰後，但既稱“魔”是“‘摩羅’之略”或“‘魔羅’之略”，本質上仍屬“節略說”。

不過，今存歷代漢譯佛典及相關的中土佛教撰述却表明，“改字說”和“節略說”都不成立。歷史上 Māra 的音譯並非先寫作“磨”或“摩”再改創新字“魔”，當然不是梁武所造，它也不是在雙音詞“磨羅”、“摩羅”、“魔羅”的基礎上產生的省略形式。事實上，梵文 Māra 從東漢譯經之始本來就譯寫作“魔”。

二 梁武改“磨”作“魔”之說源於誤傳

人們談到梁武改“磨”作“魔”，所持根據無一例外是宋代釋法雲所著《翻譯名義集》卷二“四魔篇”，法雲原著謂：

魔羅，《大論》云：“秦言能奪命。死魔實能奪命，餘者能作奪命因緣，亦能奪智能命，是故名殺者。”又翻為障，能為修道作障礙故；或言惡者，多愛欲故。《垂裕》云：“能殺害出世善根，第六天上別有魔羅所居天，他化天接。”《輔行》云：“古譯經、論，魔字从石，自梁武來，謂魔能惱人，字宜从鬼。”（“他化天接”明本作“他化天攝”，T54/1080a）^②

除此以外，再無其他證據。而法雲之書，又是徑引唐代沙門湛然所述《止觀輔行傳弘決》，即上引文中所謂《輔行》。^③ 湛然在《止觀輔行傳弘決》卷五之一說：

① 《佛教語大辭典》原文為：“魔，māraの音写語である摩羅の略。殺す者の意。生命を奪い、善事をさまたげるもの。したがって古は“摩”と書いた。昔は“魔”の字はなく、梁武帝改めてつくらせたというが、しかし武帝以前につくられていた。”（漢譯：魔，māra 音譯“摩羅”的略稱，意為殺者、奪命、破壞善事者，古時寫作“摩”。傳說梁武帝造“魔”字以前不作此形，事實上“魔”字產生於梁武以前。）

② 本文引用佛經譯文及中土佛教撰述均據《大正藏》（字母 T 代替），標明冊數/頁碼/欄數（abc 三欄）。

③ 《摩訶止觀輔行傳弘決》簡稱《輔行》，有人引作《攝輔行》，誤。法雲《翻譯名義集》卷二連引《垂裕》和《輔行》二書：“《垂裕》云：‘能殺害出世善根，第六天上別有魔羅所居天，他化天接。’《輔行》云……”此中《垂裕》即宋代釋智圓述《維摩經略疏垂裕記》，其卷二有：“魔羅翻殺者，能殺害出世善根，第六天上別有魔羅所居，亦他化天攝。三魔亦怖者，將欲斷煩惱因，滅陰死果，義當先怖，以三魔怖故，天魔方怖。”（T3/729b）智圓原文“亦他化天攝”指出魔所居處的範圍屬他化天所攝，該語在《翻譯名義集》中被引作“他化天接”，“攝”字被改為“接”；但在明嘉興藏及四部叢刊本《翻譯名義集》中，該字與《垂裕記》原文相同，仍作“攝”。將《輔行》稱作《攝輔行》，或因不明“輔行”所指，又誤讀《翻譯名義集》卷二“四魔篇”，連綴本不相關的“攝”與“輔行”所致。

“魔名磨訛”等者，古譯經、論，魔字从石，自梁武來，謂魔能惱人，字宜从鬼。故使近代釋字訓家釋从鬼者，云“釋典所出”。故今釋魔通存兩意：若云奪者，即从鬼義；若云磨訛，是从石義。若准此義，訛字从金，謂去銳也，能摧止觀利用故也；若從言者，謂僞謬耳。詩云：“人之訛言，苟亦無信。”若存言義，復順从鬼，現無漏像而宣謬言，由僞無信，逸止暗觀。又，訛，動也，則通二義，从石、从鬼通，皆動壞止觀二法。（T46/284a）

湛然之後，此段中“古譯經論魔字從石，自梁武來，謂魔能惱人，字宜從鬼”之說一直被用來證明“魔”字的來歷。^① 至於這句話出現的背景怎樣，它本身是否有客觀事實為依據，則似乎沒有人去考慮。

其實，湛然的《止觀輔行傳弘決》（四十卷）是為闡釋《摩訶止觀》（二十卷）而作，《摩訶止觀》是天台宗實際創始人隋代智者大師（智顛）所著。該書卷五上有這樣的話：

互發有十，謂：次第、不次第，雜、不雜，具、不具，作意、不作意，成、不成，益、不益，久、不久，難、不難，更、不更，三障、四魔，九雙、七隻。……三障、四魔者，《普賢觀》云：“閻浮提人，三障重故。”陰入、病患，是“報障”；煩惱、見、慢，是“煩惱障”。業、魔、禪、二乘、菩薩，是“業障”。障止觀不明靜，塞菩提道，令行人不得通至五品、六根清淨位，故名為“障”。四魔者，陰入正是“陰魔”。業、禪、二乘、菩薩等，是行陰，名為“陰魔”。煩惱、見、慢等，是“煩惱魔”。病患是死因，名“死魔”。魔事是“天子魔”。魔名“奪”者，破觀名奪命，破止名奪身。又，魔名“磨”，訛；“磨觀”訛令黑闇，“磨止”訛令散逸。故名為“魔”云云。（T46/49c~50c）^②

今按：“止”、“觀”為天台宗的實踐法門，合稱“止觀”。^③ 上引《摩訶止觀》列出“四魔”名目（陰魔、煩惱魔、死魔、天子魔）之後，進一步分析關於“魔”的兩種解釋：一是“奪”，因為它既能“破觀”，又能“破止”，給修行者造成的後果是“奪命”、“奪身”；二是“磨”，因為它非但“磨觀”，亦可“磨止”。

很明顯，《摩訶止觀》原文的“奪”和“磨”都是動詞，“奪命”、“奪身”、“磨觀”、“磨止”均為動賓結構，所謂“磨觀”就是摧毀修行者之“觀”，“磨止”就是損害修行者之“止”。歷代中土佛教撰述中，把“魔”釋為“磨”的現象確實存在。^④ 以“磨”釋“魔”，近於傳統訓詁學的“聲訓”，用在這裏實屬附會，故智顛特意標明其為“訛”。所以，《摩訶止觀》並沒有表達“魔”字又寫作

① 法雲《翻譯名義集》之後，另有宋僧志磐所撰《佛祖統紀》卷三一引湛然云：“《輔行》魔字从石，梁武以來，謂能惱人，易之為鬼。”（T49/309c，中華藏 82/625/3）

② 本段引文自“又魔名磨訛”以下，原文標點和文意解讀均採用匿名審稿專家的觀點。衷心感謝！

③ “止”是梵語 *śamatha*（奢摩他）的意譯，“觀”是梵語 *vipasyana*（毗婆舍那）的意譯。“止”意為止息一切外境與妄念，而貫注於特定的對象，精神統一而達到無念無想的寂靜狀態；“觀”意為以正智慧思惟觀察某一特定的理趣或事物，以獲致真如。在戒定慧三學之中，“止”屬定學，“觀”則為慧學。

④ 中土佛教撰述共有三處認為“魔”的含義“譬如石磨，磨壞功德”的例子。南朝梁寶唱等《經律異相》卷一：“魔天宮在欲、色二界中間——魔者譬如石磨，磨壞功德也。縱廣六千由旬，宮牆七重，一切莊嚴猶如下天，並有十法。”（T53/2c，中華藏 52/724/3）唐道世《法苑珠林》卷三：“在欲、色二界中間別有魔宮——其魔懷嫉，譬如石磨，磨壞功德也。縱廣六千由旬，宮牆七重，一切莊嚴，猶如下天。”（T53/290c，中華藏 71/204/1）宋·志磐《佛祖統紀》卷三十一：“欲、色二界中別有魔宮——其魔懷嫉，譬如石磨，磨壞功德。縱廣六千由旬，宮牆七重。”（T49/309c，中華藏 82/625/3）以上三條《大正藏》均未列版本異文，《中華藏》正文及校記亦無異文。這三處解釋完全一致，“魔者譬如石磨，磨壞功德”等語只是從一個側面形象化地闡明“魔”的含義；毫無疑問，三段文字同智顛《摩訶止觀》一樣，並沒有表達 *Māra* 的音譯寫作“磨”這樣的意思。

“磨”這樣的意思。

可見，湛然《摩訶止觀輔行傳弘決》認為“古譯經論魔字从石”，此說並不能在智顛《摩訶止觀》原文中找到根據。如果湛然僅憑《摩訶止觀》“魔名‘磨’訛”而猜測“古譯經論魔字从石”，那只能是無根之談，不足為憑；法雲《翻譯名義集》卷二所引“古譯經論魔字从石”就成了以訛傳訛，後世之人深信湛然、法雲，爭引“古譯經論魔字从石”，也不過重復古人的誤傳而已。

那麼，湛然說“古譯經論魔字從石”有無別的證據呢？湛然本人除了《止觀輔行傳弘決》“古譯經論魔字從石，自梁武來，謂魔能惱人，字宜从鬼”一句之外，沒有提到絲毫具體的細節，更談不上充分的證據。

湛然為唐代僧人，天台宗第九祖。梁武帝在位（502～549年）到湛然（711～782年）著書，相距約兩個世紀。在此期間，佛經注疏、佛經目錄、史傳類著作等各類中土佛教撰述大量涌現，但無一提及“梁武改磨為魔”。“古譯經論魔字从石”之說可謂前無古人。

其後，宋代法雲《翻譯名義集》、明張自烈《正字通》及大量今人論著也只是將湛然原話當作結論直接引用，無人給出任何別的證據，《正字通》的說法又被《康熙字典》、《中文大辭典》等沿用。若就真憑實據的證明而言，“古譯經論魔字從石”之說又可謂後無來者。

李富華、何梅（2003：64）認為“唐朝是中國漢文佛教大藏經真正形成的時代”。湛然著書的年代，漢文大藏經已真正形成。^①至此，入藏佛經的抄寫在形式和內容上都有一定的規範，抄寫中的改動也就不容易出現，更不可能出現大規模的用語改動。^②假如湛然當時還能見到早期譯經中 *Māra* 音譯作“磨”，那麼這種現象應該會保留至今，至少會有少量殘留的用例。今存早期漢譯佛經中並無 *Māra* 音譯作“磨”的例子，可知湛然當時也不可能見到這類例子，他誤解了《摩訶止觀》“魔名‘磨’訛”一語，其“古譯經論魔字从石”等語實為臆測。

① 隋費長房《歷代三寶記》（597年）首創“入藏錄”，唐智昇《開元釋教錄》（730年）完全確立了漢文大藏經的結構分類體系，此間百餘年是漢文大藏經走向成熟的階段。湛然著述當在《開元釋教錄》之後。

② 關於這一點，可以舉“預流”和“五蘊”兩個比較典型的例子來證明。“預流”為小乘聲聞修行所得四種果位之第一果，梵文 *srotaāpanna* 的意譯，該術語音譯為“須陀洹”，早期曾意譯作“溝港”或“道迹”，對該術語，南朝梁代僧祐《出三藏記集》（簡稱《祐錄》）卷一云“舊經溝港口，亦道迹，新經須陀洹”，可見僧祐時“預流”一譯尚未面世，今存《祐錄》前的漢譯佛經中未見“預流”用例。該詞在唐代以來的譯經中大量使用，其中玄奘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即用 4267 次，《大正藏》1～55 冊及 85 冊共有 6356 次用例。“五蘊”是梵文 *pañcaskandha* 的意譯，該術語另一常見譯法為“五陰”，《祐錄》卷一云“舊經為五衆，新經為五陰”，足見僧祐時尚無“五蘊”一譯，今存《祐錄》前的漢譯佛經中未見“五蘊”用例。該詞在唐代以來譯經中有較多用例，唐代譯經有三部即以“五蘊”命名：義淨《佛說五蘊皆空經》一卷，玄奘《大乘五蘊論》一卷，地婆訶羅《大乘廣五蘊論》一卷。玄奘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“五蘊”即用 203 次，《大正藏》1～55 冊及 85 冊共有 3948 次用例。“預流”在《大正藏》中用例總數並不遜色於“溝港口”、“道迹”或“須陀洹”，“五蘊”在《祐錄》後譯經中用例數也遙遙領先於“五衆”或“五陰”，但是“預流”也好，“五蘊”也好，在佛經流傳過程中都未能“倒灌”入《祐錄》以前的譯經，更談不上在《祐錄》以前的譯經中完全取代相應的舊譯。可見，“預流”和“五蘊”面世之時及面世之後，入藏佛典抄寫時不再有意識地大規模改動現成的用語，更不會把某個成千上萬次出現的常用字改得一個不留。

三 梁武以前譯經一直用“魔”字

如果梁武以前譯經中 Māra 音譯作“磨”，它就應該在相關文獻中有反映。可是，今存漢魏至齊梁的漢文佛典中，不論是佛經譯文，還是中土佛教撰述，不論是譯出時代及譯人可考的“有譯經”，還是譯出時代及譯人不可考的“失譯經”，Māra 的音譯一律作“魔”，無一作“磨”。“魔”字在東漢譯經已有 290 例，其中安世高譯經 9 例，支謙譯經 252 例，康孟詳譯經 29 例。此後，它的用例數量不斷增長，僧祐《出三藏記集》(文中簡稱《祐錄》)以前譯經共計 7000 多例。^①

那麼，是否梁武以前曾經作為 Māra 音譯的“磨”字後來被“魔”字取代，並且早期譯經中的“磨”無一例外在傳抄過程中都被改寫成了“魔”呢？就現有文獻資料來看，答案是否定的。理由有三。

(1) 梁武以前，漢譯佛經最早的一批譯師就已經視“魔”與“鬼”為同類，音譯 Māra 時造从鬼的“魔”字是很自然的事。

具體表現之一，東漢譯經已出現意思相同的“魔兵”和“鬼兵”，二者同指魔王所領之兵。“魔兵”在《祐錄》以前的譯經中共有 58 例，東漢、三國、兩晉、北涼、姚秦、劉宋、元魏等各個時期不同地域的譯經都有用例，茲不舉例。“鬼兵”在《祐錄》以前的譯經中共有 18 例，均與“魔”、“魔王”、“魔衆”相伴出現，酌舉幾例如下。

忍力降魔，鬼兵退散。(東漢·竺大力共康孟詳譯《修行本起經》卷下，T3/471b)

鬼兵退散，不能得近，魔王自前。(三國吳·支謙譯《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》卷上，T3/477b)

于時魔王……召諸鬼兵，興軍聚衆。(西晉·竺法護譯《佛說月光童子經》，T14/816a)

魔王顧視夜叉，告令諸鬼：“今者鬼兵既已雲集，瞿曇善人，或能知咒，當興四兵。”(東晉·佛陀跋陀羅譯《佛說觀佛三昧海經》卷二，T15/651b)

菩提樹下，破萬八千億鬼兵魔衆已。(姚秦·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四，T25/91b)

魔王……即自念言：“我當將諸鬼兵往壞彼衆。”(姚秦·佛馱耶舍譯《長阿含經》卷一二，T1/81b)

與諸魔衆八萬億千，一一鬼兵作百億變狀。(姚秦·鳩摩羅什譯《佛說千佛因緣經》，T14/68c)

具體表現之二，《祐錄》以前譯經多次出現“魔鬼”、“鬼魔”、“魔魅”、“魅魔”等連用形式。

魔鬼在心，遠離佛心。(西晉·竺法護譯《漸備一切智德經》卷一，T10/467a)

為一切人故，降伏諸魔鬼。(姚秦·佛耶舍共竺佛念等譯《四分律》卷一，T22/

^① 梁武帝在位時間較長(502~549)，湛然未指明其間何年造“魔”字。為了便於操作，本文考察梁武以前譯經中“魔”字的使用情況時，以僧祐在梁武期間所成佛經目錄《出三藏記集》(518 年成書)著錄的今存早期譯經為準。

568b)

諸鬼魔輩即當破散馳走而去。(東晉·帛尸梨蜜多羅譯《佛說灌頂塚墓因緣四方神咒經》卷六, T21/514c)

惡鬼魔民常逐,伺便令墮惡處。(姚秦·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六五, T25/516a)

爲諸魔魅之所傷犯。(東晉·帛尸梨蜜多羅譯《佛說灌頂咒宮宅神王守鎮左右經》卷五, T21/511b)

攘諸魅魔,使不得便。(東晉·帛尸梨蜜多羅譯《佛說灌頂十二萬神王護比丘尼經》卷二, T21/500b)

(2)梁武以前的漢譯佛經中,“魔”字不光用來記寫 Māra 的音譯,它還出現在一些別的音譯詞中,展示了“魔”字作爲音譯用字“以記音爲己任”的特點。

如佛典中常見的人名 Aṅguli-māla,意譯爲“指鬘”,其中 māla 意爲“花鬘”。梁武以前的譯經中,“指鬘”在竺法護、曇摩難提、竺佛念、浮陀跋摩、求那跋陀羅、慧覺等六人譯經共使用 69 次,足見其意思已廣爲人知。其音譯形式使用情況爲:央掘魔 161 次,央掘魔羅 276 次,鶩崛魔 5 次,鶩崛魔羅 1 次,鶩掘魔羅 5 次,鶩仇魔羅 1 次,央掘利魔羅 1 次。

早期漢譯佛典中“魔”字還用來記寫以下音譯詞:

鉢者:一參婆鉢,二烏迦斯魔鉢,三優迦吒耶鉢,四多祇耶鉢,五鐵鉢,六致葉尼鉢,七畢荔偷鉢。(東晉·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《摩訶僧祇律》卷一〇, T22/314c)

第一優婆夷弟子名舍彌夫人,第二優婆夷弟子魔捷提女,名阿波磨。(東晉·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《摩訶僧祇律》卷一三, T22/334a)

南方有八天女,一名賴車魔帝,二名施師魔帝,三名名稱,四名名稱持,五名好覺,六名好家,七名好力,八名非斷,常護世間。有天王名毘留茶俱魔茶鬼神王,共護汝等,得利早還。(東晉·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《摩訶僧祇律》卷三四, T22/501a)

神名魔呵留羅迦利區和,神名舍洹陀越阿耨三菩,神名迦三耶魔呵阿輪。(東晉·帛尸梨蜜多羅譯《佛說灌頂咒宮宅神王守鎮左右經》卷五, T21/511a)

持印之法:右手擎之,右手捉牛卷,驅魔之杖長七尺,頭戴赤色怱怱神帽,去病者七步。(東晉·帛尸梨蜜多羅譯《佛說灌頂伏魔封印大神咒經》卷七, T21/515c)

(音譯陀羅尼)……阿跋伽娑婆斯賴那婆提賴魔波提閻那婆提……(北涼·曇無讖譯《悲華經》卷一, T3/170a)

或有奉事魔醯首羅,隨作其形而爲說法。(北涼·曇無讖譯《悲華經》卷六, T3/208c)

爾時,一切天、龍、鬼神、乾闥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、羅刹、健陀、曇摩陀、阿婆魔羅、人、非人等,悉共同聲唱如是言:“善哉,善哉!無上天尊,多所利益。”(北涼·曇無讖譯《大般涅槃經》卷一一, T12/430b)

又世尊言:“尊者魔樓子說,是命是身見諦,是我所修梵行,云何身異命異耶?”(苻秦·僧伽跋澄等譯《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》卷六, T28/766c)

彼有不忍者,此邊見斷滅所攝,苦諦所斷,所謂此見,阿羅漢失不淨,其形像精

魔迦夷天，阿羅漢失不淨汙床褥，無作言作。（苻秦·僧伽提婆共竺佛念譯《阿毘曇八犍度論》卷一〇，T26/819b）

諸忉利天、須夜魔王等，諸夜天、刪兜率陀天王等……各與無數百千億諸天，俱來在會中。（後秦·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五四，T25/442b）

聞虛空神天、四天王天、三十三天、炎魔天、兜率陀天、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輾轉傳唱。（劉宋·求那跋陀羅譯《雜阿含經》卷一五，T2/104a）

有魔瞿婆羅門來詣佛所，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，退坐一面。（劉宋·求那跋陀羅譯《雜阿含經》卷四二，T2/309a）

時醯魔波低天神即與五百眷屬，往詣娑多耆利天神所。（劉宋·求那跋陀羅譯《雜阿含經》卷五〇，T2/365c）

梁武以前譯經中許多不同的音譯詞中出現“魔”字，它當然不可能是梁武新創而來。退而言之，即使真的有過把作為 *Māra* 音譯的“磨”無一遺漏地改成“魔”這樣的事件，那也一定是為了強化表示 *Māra* 與“鬼”相類之意，改動時當不至於把早期譯經中與 *Māra* 無關的音譯詞大量改成用“魔”來記寫。只有承認梁武以前已有“魔”字並廣行於世，才能解釋早期譯經中“魔”字參與記寫多個不同的音譯詞這種現象。

(3) 歷史上，古籍在傳抄中遭到改動的事例確實很不少，但是，改動總會留下痕迹，或有相關綫索的確切記錄，哪怕是片言隻語。梁武以前的佛經翻譯活動，歷時長，地域廣，人數多，產量大。時間方面，可以確考的最早譯人安世高於東漢桓、靈之際開展翻譯活動，此後歷經三國、西晉、東晉十六國、宋、齊至梁，歷時幾近四個世紀。地域方面，洛陽、建業（建康）、武昌、長安、廬山、江陵等各地先後有譯經活動，產生的翻譯佛典也流傳在全國各地。譯經人數方面，單計今存漢譯佛典的主譯者，就有以安世高、支讖、康孟詳、支謙、康僧會、竺法護、法炬、法顯、僧伽提婆、竺佛念、鳩摩羅什、佛陀耶舍、曇無讖、求那跋陀羅等為代表的數十人，其中不乏學識精深而富有創造力的學者，他們新造了不少專門用來記寫音譯詞的新漢字，未必就要等到梁武帝才創造出受到大眾認可的“魔”字。譯經數量方面，單是《祐錄》有著錄且保存至今的漢譯佛典就有 500 多部、千餘卷、上千萬字，它們內容既有聯繫，又各有側重，且隨翻譯的時、地、人而面貌各異。如此之多的漢譯佛典，如果它們音譯 *Māra* 時本來都用“磨”而不用“魔”，等到梁武帝創“魔”字後，再來一番徹底的改動，不但未留一點痕迹，而且未留下任何切實的記錄，現實操作中是絕難做到的。

四 “魔”並非由雙音詞“魔羅”簡省而來

關於“魔”字，今人或謂“魔，原作魔羅，又作末羅、魔羅耶”（史有為 2004:185），或謂“初譯磨羅”（郝恩美 1997:63），或謂“‘魔’字為梵語 *Māra* 音譯‘磨羅’的節文”（馮天瑜 2003:84），認為有“摩羅耶、末羅、磨羅——魔”這樣的省略過程（顏洽茂 2002:78），這種說法也是沒有根據的。

《大正藏》1~32 冊專收歷代漢譯佛經，這些漢譯佛經中“魔羅”字樣共出現 781 次，其中

有 652 例“魔羅”字樣與 Māra 無關，是別的用法。只有 129 次為 Māra 的音譯，它們全部出現在十六國以來所譯經文中。

唐以前譯經共 36 次：姚秦鳩摩羅什 1 次，元魏·瞿曇般若流支 4 次，北齊那連提耶舍 1 次，隋闍那崛多 30 次；

唐人譯經共 55 次：玄奘 18 次，阿地瞿多 2 次，義淨 2 次，菩提流志 3 次，金剛智 5 次，不空 25 次；

宋人譯經共 35 次：天息災 12 次，法賢 2 次，法天 13 次，施護 4 次，法護 1 次，日稱 1 次，智吉祥 2 次；

元人沙囉巴譯經 3 次。

以上 129 次“魔羅”用例中，真正屬於梁武以前的僅鳩摩羅什譯經 1 次，此前已有漢魏兩晉大量的漢譯佛經，其中單音詞“魔”有着數以千計的用例。可見 Māra 一開始就音譯作“魔”，它不是從雙音節的“魔羅”簡省而來。

《大正藏》1~32 冊所載漢譯佛經中與 Māra 無關的“魔羅”字樣另外 652 例分別為：

梵文 Yama-rāja 的音譯 303 次，共有四種音譯形式：閻魔羅 253 次，琰魔羅 24 次，焰魔羅 25 次，炎魔羅 1 次，意為“閻王”；

梵文 Aṅguli-māla 的音譯 298 次，共有七種音譯形式：央掘魔羅 277 次，鴛掘魔羅 14 次，鴛崛魔羅 2 次，鴛仇魔羅 1 次，殃掘魔羅 1 次，央掘利魔羅 2 次，鴛瞿離魔羅 1 次，此乃人名，意為“指鬘”；

梵文 Śiśumāra 的音譯 3 次，有兩種音譯形式：室首魔羅 2 次，輸牧魔羅 1 次（“牧”疑當作“收”），此為鱷魚類海獸名；

梵文 Apasmamacroñra 的音譯 4 次，有兩種音譯形式：阿波魔羅 2 次，阿婆魔羅 2 次，此為鬼名；

梵文 Kumāra 的音譯 2 次，有兩種音譯形式：鳩魔羅 1 次，俱魔羅 1 次，此為天名；

另有魔羅迦耶 2 次，阿波悉魔羅 5 次，二者各為鬼名；魔羅鳩多耶 1 次，經藏名；音譯陀羅尼中出現 5 次，因無從切分，茲不列舉。還有一處作“飛行大魔羅刹鬼神”，為“魔”與“羅刹”連用，而非音譯詞“魔羅”。

此外，“魔羅網”出現 28 次，它由“魔”加“羅網”而成，並不是“魔羅”加“網”。因為：(1) 如上文所述，《祐錄》前譯經中單用的“魔羅”僅較晚的鳩摩羅什譯經有一處可以確認為 Māra 的音譯，而單用的“魔”則數以千計；(2) 《祐錄》前譯經中“羅網”單用 297 次，茲不舉例；(3) “魔羅網”往往伴隨單用的“魔”出現，下面略舉數例以明之。

是輩菩薩摩訶薩聞魔所語心歡欣，自謂審然。便行形調人，輕易同學人，自貢高。彼菩薩用受是字故，便失其本行，墮魔羅網。（東漢·支識譯《道行般若經》卷七，T8/460c）

便起魔事，遠離真知識，墮魔羅網。（西晉·于無羅叉譯《放光般若經》卷一四，T 8/96b）

降伏眾魔，力化墮見人，滅盡一切塵勞，裂壞一切魔羅網，志於法品，令一切立不退轉地。（西晉·竺法護譯《佛說方等般泥洹經》卷上，T12/919a）

降伏外道，壞魔羅網，諸天侍衛，進趣道場，莊嚴佛樹。乃至滅度，終不舍離。云何為十，於是族姓子，先當降魔。（姚秦·竺佛念譯《菩薩瓔珞經》卷一，T16/8c）。

以梵文 Māra 爲參照，“魔”是節譯形式，“魔羅”是全譯形式。二者相較，節譯形式出現在先，全譯形式出現在後，鳩摩羅什以後爲了盡可能與梵文發音相合才偶作“魔羅”（梁武以前譯經僅此一例），但多數時候仍沿用通行的“魔”。文獻資料表明，漢文佛典中同一個音譯詞的節譯形式總是比相應的全譯形式先產生，對此，顧滿林（2006）有專文詳述。

也有人主張“魔”是在“末羅”、“磨羅”、“摩羅”、“摩羅耶”、“魔羅耶”等音譯形式的基礎上簡縮而成，此類說法同樣與文獻實例相違。《大正藏》1~32 冊中，此五者出現情況如下：

“末羅”字樣出現 252 次，其中單用成詞的“末羅”81 次，均爲梵語 Malla 的音譯，Malla 屬於刹帝利種，乃古代印度十六大種族之一，其國亦以此爲名。此外，“末羅”字樣還參與記寫幾十個不同的音譯詞，它們均與 Māra 無關，出現次數各不相同，如：末羅耶 2 次（Malaya 山名），遮末羅 10 次（Camara 瞻部大洲的二中洲之一），都末羅 19 次（人名），末羅羯多 12 次（marakata 綠色寶），茲不一一列舉。音譯咒語中也常有“末羅”字樣，例略。

“磨羅”字樣出現 19 次，只和別的音節組合起來記寫音譯詞，沒有單用成詞的。^①

“摩羅”字樣出現 1948 次，作爲 Māra 音譯的僅 19 次，全部出現於隋代闍那崛多譯經：《起世經》2 次，《大集譬喻王經》2 次，《觀察諸法行經》15 次。其餘“摩羅”字樣只用來記寫與 Māra 無關的音譯詞，如：摩羅（Malla 力士），鳩摩羅什（Kumārajīva 人名），耉掘摩羅（Aṅgulīmāla 人名），閻摩羅（Yama-rāja 閻王），庵摩羅（amala 第九識），毗摩羅詰（Vimalakīrti 人名），茲不一一列舉。音譯咒語中也常有“摩羅”字樣，例略。

“摩羅耶”字樣出現 46 次，其中單用 41 次，均爲山名，乃梵文 Malaya 的音譯。^②

此外，“魔羅耶”字樣在《大正藏》1~32 冊所載翻譯佛典中實無用例，僅北宋初年成書的《宗鏡錄》卷三二有 1 例“是身不如魔羅耶同”（T48/604b），此乃 Malaya 的音譯。

五 結 語

本文對有關材料的調查表明，“古譯經論魔字从石”純屬臆測，“梁武改磨爲魔”實爲誤傳，梵文 Māra 在漢譯佛典中“原作魔羅”、“初譯磨羅”等說法也是沒有根據的。事實上，Māra 在漢譯佛典中最初的音譯形式就是“魔”。

徵引文獻

[日]高楠順次郎等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，大正一切經刊行會，1922~1934。

① “磨羅”字樣參與記寫音譯詞的情況爲：涅磨羅他 2 次/涅磨羅那提 1 次（Nirmānarati，天名），耶舍鳩磨羅時婆 1 次/耶舍鳩磨羅時彼 1 次（Yaśa-Kumārajīva，人名），輸收磨羅 1 次（Śiśumāra，海獸名），曇磨羅 1 次（藥名），修修磨羅 1 次（水蟲名），毗磨羅 1 次（意思未詳）；三磨羅鉢羅、達磨羅惹、磨羅責你也、三磨耶磨羅闍三磨提、醯磨羅若竭捩、磨羅磨羅者羅者羅，此六者各 1 次（其中“磨羅”共出現 7 次），均爲咒語片段，見於不同的咒語；另有 3 次見於“鉢豆磨羅刹女”、“答磨羅刹女”、“蘇磨羅刹女”，其中“羅刹女”爲一整體，“磨羅”二字僅碰巧前後相連。

② “摩羅耶”字樣在不單用時參與記寫音譯詞的情況爲：奢摩羅耶那 1 次（人名），舍喜摩羅耶 1（國名），三摩羅耶那吒 2 次（咒語片段），唵薩婆菩陀哆棉耶摩羅耶 1 次（咒語片段）。

- 任繼愈等,《中華大藏經(漢文部分)》,中華書局,1984~1996。
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(CBETA),《大正藏》電子版 2010 年版。
 明·張自烈,《正字通》,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 235 冊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。
 清·張玉書等,《康熙字典》,成都古籍書店,1980。

參考文獻

- 《辭海》編纂委員會編 1989 《辭海》,上海辭書出版社。
 慈 怡主編 1989 《佛光大辭典》,佛光出版社。
 丁福保主編 1922 《佛學大辭典》,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。
 馮天瑜 2003 《漢譯佛教詞語的確立》,《湖北大學學報》(哲社版)第 2 期。
 高觀廬主編 1934 《實用佛學辭典》,上海佛學書局(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影印)。
 顧滿林 2006 《漢文佛典音譯詞的節譯形式和全譯形式》,《漢語史研究集刊》第九輯,巴蜀書社。
 郝恩美 1997 《漢譯佛經中新造字的啓示》,《中國文化研究》秋之卷。
 藍吉富主編 1994 《中華佛教百科全書》,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。
 李富華 何 梅 2003 《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。
 李緒洙 1995 《漢語佛教詞語淺析》,《山東大學學報》(哲社版)第 3 期。
 梁曉虹 1994 《佛教詞語的構造與漢語詞彙的發展》,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。
 林 尹 高 明主編 1979 《中文大辭典》,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。
 日本大辭典刊行會 1972~1976 《日本國語大辭典》,小學館。
 史有爲 2004 《外來詞——異文化的使者》,上海辭書出版社。
 [日]松本文三郎 許洋主譯 1984 《佛教史雜考》,華宇出版社。
 顏洽茂 2002 《中古佛經借詞略說》,《浙江大學學報》(人文社科版)第 3 期。
 俞理明 1993 《佛經文獻語言》,巴蜀書社。
 [日]中村元 1975 《佛教語大辭典》,東京書籍社(1983 年縮刷版)。

Discussion on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“魔”(for Sanskrit *Māra*)

Gu Manlin

Abstract: It is widely believed that the Chinese transliteration of Sanskrit *Māra* had been written with the character 磨 in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before *Liangwudi*(梁武帝 Empire Wu of the Liang dynasty) created a new character 魔 to replace the former. The existing materials show, however, that 魔 was created at the very beginning and 磨 had not been used to refer *Māra* at all. The idea that *mo*(魔) was shortened from *moluo*(摩羅/磨羅/魔羅) is not true, either.

Keywords: *mo*(魔 *Māra*), transliteration,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, *Liangwudi*

通訊地址:成都市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/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

郵編:610064

Email:gumanlin@163.com